

● 菲·纳谢德金
● 苏 文 译
● 单 继 达 校

当代苏联
文学丛书



感情的考验



当代苏联
文学丛书

感情的考验

菲·纳谢德金

苏文译

单继达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Ф. Населкин
ИСПЫТАНИЕ ЧУВСТВ
Рома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9

当代苏联文学丛书

感情的考验

菲·纳谢德金

苏文译 单继达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5 插页 337 千字

1986 年 8 月 第一版 1986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50

统一书号：10094·659 定价：3.00 元

前 言

看到小说作者纳谢德金的名字，感到似曾相识，并不陌生。翻翻旧书，发现原来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庭》被翻译过来。这部书和《茹尔宾一家》、《勇敢》等许多苏联小说一样，曾是我国青年喜爱的读物之一。书中活跃着的那些共青团员团结，友爱，勇于肩负重担，朝气蓬勃，曾鼓舞了我国老一代青年团员。书中描写了人民群众怀着尽快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家园、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的决心，忍受着暂时艰苦的生活，从事着异常繁重的劳动，却表现出无比高昂的热情。这一切曾使当时的我国青年倍感亲切。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青年还会喜欢纳谢德金的书吗？读了长篇小说《感情的考验》，我们的疑虑便会冰释。单只这标题便使人耳目一新：不，它已不同于那部《大家庭》了。如果说，战争刚刚结束时期的苏联，需要的是万众一心，艰苦奋斗，重建家园，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已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已趋于稳定，人们便不满足于描写轰轰烈烈的建设场面和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了。读者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要求作家反映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一方面开始积极干预生活，

大胆触及社会弊端，另一方面开始把笔触深入人的心灵，反映形形色色人们的道德本质，探究人生的真谛。

《感情的考验》便是作家顺应时代要求精心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青年，但已是过着和平生活的一代，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战场上的考验，也不是建设中的艰苦，激动他们心灵的是友谊、爱情、劳动、生活目的等问题。小说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展示了青年思想感情和精神道德上的矛盾冲突，同时也就提出了如何在道德品质方面关心、教育、培养青年的问题。作者塑造了两个精神道德很不相同的人物，描写了他们之间的一场爱情纠葛，从而使情节获得了强烈的戏剧性；而在叙述两位主人公如何走到一起又如何分道扬镳的过程中，展现了两个人的性格历程，描写了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和外部影响，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塔尼娅初恋的柔情，被愚弄的痛苦和经历了感情的考验后的成长；看到男主人公维克托自私心理的发展，在名利思想驱使下的种种不道德行为 and 朋友们对他的真诚帮助与挽救。围绕着两个主人公，我们还可看到象玛莎和科斯佳、西玛和格里戈里这样一些忠于爱情、追求真挚友谊、热心帮助同志的共青团员，热心培育青年的老工人特鲁布尼科夫，为人正直、对子女要求严格的州委书记沃龙佐夫，对干部重才不重德的市苏维埃主席巴布什金，以及那个对维克托性格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内心阴暗的叔叔

等各色各样人物形象。他们虽然活动在一个小城市里，但由他们编织成的生活画面却代表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当我们窥见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人物行为的道德内涵时，我们自然而然会受到感染，获得有益的启示。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纳谢德金(1909年生)在二十年代苏联建国初期就读于全苏共产主义新闻学院，在1928至1943十多年的时间里做共青团工作，其中1939至1943年还担任过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这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因此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他最熟悉的共青团员生活。纳谢德金不幸在卫国战争期间得了重病，致使双目失明，但这没有挫伤这位老共青团员的斗志，反而给他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机会。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此后完成的：《大家庭》写于1949年，紧接着，1951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红色的山岗》，1956年长篇小说《感情的考验》问世。此后，中篇小说《爱情终将找到通向心灵的道路》(1960)、《伟大的穷光蛋》(1967)等相继出版。一个人失去了视力，竟能如此顽强地接连写出一部部长篇巨著，这难道不是灵魂工程师的功勋吗？从作者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那么坚强，充满了生活的意志和美好的理想。

单 继 达

1985年3月

主要人物表

塔尼娅(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沃龙佐娃)——白河市医院外科医生

沃龙佐夫(帕维尔·杰米扬诺维奇)——塔尼娅的父亲，州委书记

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塔尼娅的母亲

维克托(维克托·伊里奇·加鲁索夫)——白河市苏维埃代理秘书

加鲁索夫(伊里亚·阿基莫维奇)——维克托的父亲，光荣鞋厂总会计师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维克托的母亲

米洛奇卡(柳德米拉·切尔卡索娃)——光荣鞋厂女工

切尔卡索夫(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米洛奇卡的父亲，市商业局采购员

特鲁布尼科夫(费奥多尔·马特维耶维奇)——光荣鞋厂工长

安娜·尼基福罗夫娜——特鲁布尼科夫的妻子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白河市医院外科主任

巴布什金(伊万·卢基奇)——白河市苏维埃主席

普拉托夫(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白河市党委书记

科斯佳(康斯坦丁·佐林)——白河市团委书记

玛莎（玛丽娅·佐林娜）——教师，科斯佳的妻子

格里戈里（格里戈里·科尔切丹诺夫）——《白河市真理报》记者

西玛（西玛·古谢娃）——光荣鞋厂女工

第一章

初升太阳的红色光辉透过薄纱窗帘照到姑娘白皙的脸上，把她柔软的浅色头发染成金黄的颜色。姑娘酣睡着，呼吸深沉而均匀，唇角漾着微笑。双手自然地顺放着。手指间或有些颤动。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五斗橱上的浅蓝色小闹钟有节奏地发出滴答声。门外突然响起谨慎的敲门声。姑娘翻了个身，孩子似的把手掌垫在颈下侧躺着。敲门声又响了，声音执著而惊慌。姑娘坐了起来，用拳头揉了揉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第三次急切而清晰的敲门声，终于驱散了她脸上残存的睡意。她从被子里钻出来，摸索着穿上便鞋，披上色彩鲜艳的睡衣。

“谁呀？”

走廊上回答的是房东大娘：

“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医院派人来找您！”

塔尼娅转了一下钥匙，打开门。外面站着两个人：系着围裙的安娜·尼基福罗夫娜和医院的卫生员、沉默寡言的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

“对不起，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说。“有急事……”

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跨进房间，递给塔尼娅一张纸条。值班医生写道：医院来了一个急性阑尾炎病人，要塔尼娅立即去医院。

卫生员走后，塔尼娅急忙穿衣服。

塔尼娅·沃龙佐娃在白河市医院工作已经八个多月了，但在非工作时间来叫她还是头一次。有急诊时总是派人去请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为什么这次没去找他？

病人是谁？情况怎样？怎么处置？塔尼娅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她的房间里一向有条不紊，但这次不是找不着这个就是找不着那个，不知怎么，东西好象都不在原地似的。

安娜·尼基福罗夫娜强迫塔尼娅把一杯牛奶喝下去。

“这怎么行，空着肚子上班！”她关切地冲姑娘唠叨。

“当然，你们的工作每分钟都宝贵，不过我想，也不至于在这一分钟就出什么事……”

安娜·尼基福罗夫娜从卫生员口中得知，病人是加鲁索夫的儿子。塔尼娅所住的特鲁布尼科夫家和加鲁索夫一家有着久远的友谊。尽管在这一年来他们疏远了，但安娜·尼基福罗夫娜也间或去看望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闲聊上个把小时。此刻她忧伤地摇了摇头，她想，独生儿子突然送进医院，做母亲的该是多么伤心。

“真是的！”她站在塔尼娅面前遗憾地说。“年纪轻轻的，可是你瞧！这是怎么搞的？”

塔尼娅喝着牛奶，留心地听着房东大娘说话。她想多知道一些病人的情况，也许，得给他动手术呢。但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这次却没说许多。“年纪轻轻的……”这太不够了。

“他性格怎样？”塔尼娅站起来时问道。“他坚强吗？能忍耐吗？”

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耸了耸肩。

“谁知道呢？”她回答得含含糊糊。“看样子好象还不

错，不过碰上这种事他还是头一遭。”

这是一个春天的清晨。城市还在沉睡。街上只有清扫工人在打扫路面，用水龙冲刷人行道。街道两旁整齐的杨树上一些小掠鸟躲在绿叶丛中唧唧啾啾啼叫。远方火车车轮碰击铁轨的声音隐约可闻。

医院和平常一样静静的。塔尼娅一边走一边扣白罩衣，急匆匆走进值班大夫的房间。一个瘦削的中年内科医生伏在桌上写着什么。他面容劳顿，愁眉苦脸，显然，医院里这一夜过得不太轻松。值班医生回答了她的问候，就把值班记录递给塔尼娅。她看了看最后一条记录。

“急性发作，”值班医生说。“必须紧急处置。”他严肃地看着塔尼娅，继续说道：“看来，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只好由我们两人来自已解决这个难题了。”

塔尼娅看了看化验单，再一次读了有关病人的记录：“加鲁索夫·维克托·伊里奇，二十五岁……”塔尼娅请护士卢莎和她一起去看病人，卢莎是个干净利落的姑娘，脸上总带着忧心忡忡的表情。她们走到走廊尽头，进到十号病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人。黝黑的面孔，深色的头发，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忧郁地望着她们。

“您好，维克托·伊里奇！”塔尼娅在病床旁的凳子上坐下。“您感觉怎么样？”

病人无力地微微一笑。

“谢谢您，护士。”他声音微弱。“我感觉不太好。”

塔尼娅掀开被子的一角，纠正他说：

“我不是护士，我是医生。我叫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

她用手指按了按病人的腹部，盖上被子，又诊了脉搏。然

后站起身，决断地说：

“我们将给您做手术。”

维克托惊惶地瞧着她。

“谁做？”

“我。”

“您？”病人的眼睛充满了恐惧。“您做手术？”

“是我，”塔尼娅又重复一遍，然后向门口走去。“准备给病人动手术，”她向跟在后面的护士下命令。“马上做！”

“为什么他不信任我呢？”塔尼娅回到值班室时委屈地想着。

她把检查的情况写入维克托的病历，动身去手术室。卢莎紧跟着也跑了进去。她焦急地告诉塔尼娅，病人不同意做手术。

“为什么？”塔尼娅问，虽然从她那现出红晕的脸颊看得出，她是了解病人的情绪的，但她还是问了。“为什么不同意？”

“不——不知道。”卢莎吞吞吐吐，眼睛望着别处。“他要求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做。”

塔尼娅又向病房走去。她苦恼得咬着嘴唇：这个维克托·加鲁索夫真是个别，他凭什么认为在医院里可以任性呢？

维克托闭眼躺着。塔尼娅把他的手推了一下，开始说服他同意做手术。

“您每分钟都可能危险，”她语气坚定地说。“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下午才来医院。我们没有权利拖延手术，一个小时也不行。您好好想想，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维克托久久地闭着眼睛，佯装睡着的样子。但又一次爆发

性疼痛袭击全身，他战栗一下，用祈求的眼光看着医生，干涩地说：

“好吧，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快点，我再也不能……”

病房里静寂无声。维克托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漠然地望着前方。疼痛折磨得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现在他怎么都行，只要能解除疼痛，只要快点……

卢莎拿着注射器走进来。她给维克托打了一针。疼痛减轻了。但头跟灌了铅一样感觉沉甸甸的，他想睡觉。但已睡不成了，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推进一张推床，把维克托推走了。

他们穿过一道道门，进入一个阳光灿烂的宽大房间。维克托看到装满手术器械的玻璃柜，明白这就是手术室。穿白罩衣戴纱布口罩的女护士们把他抬到高高的手术台上。他在手术台上伸直身子，突然感到好象躺在一张湿垫子上，周身直打冷战。这种滋味真是难以忍受。他刚想提出反对，要求把他从手术台抬下来。但他的手脚都已经捆上了。胸前还横放着一个拱形支架，护士正在往上面蒙白罩单。罩单后面女护士们向他俯身干些什么，他已看不见了。

卢莎站在床头，抚摸着维克托的头发。亲切的触摩使他愉快，他衷心地感谢这个姑娘。塔尼亚在罩单后面专心操作。他感觉到她手指的移动。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刺入肌肤，腹部一阵剧痛。维克托尖叫起来，猛地动了一下，卢莎按着他的头，寂静中传来关切而严厉的声音：

“安静点，好好躺着！”

但维克托没听见医生的话。他紧绷着身子，等待下一次剧

痛的发作。真的又来了。他抽搐起来，大声呻吟。他吞咽着泪水，要求不要折磨他，他苦苦央求，象个小孩子，非常可怜。疼痛又一次袭来。他挣扎喊叫起来：

“放——开——我！”

“面罩！”塔尼娅命令。“请拿面罩来。”

维克托感到脸上盖了一个软东西。一股刺鼻的气味直冲鼻孔。他感到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还是贪婪地吸进这重浊的气味。他周身打着寒战。唯一的愿望是：快快昏睡过去，摆脱这疼痛的折磨。周围的一切都停滞了，仿佛远远遁去。远处传来说话声：

“他好象睡着了。”

话音刚落，疼痛又袭来了。他想叫喊，但喊不出来。眼前无数小光点时闪时灭。他的头新奇而又可憎地胀大起来。疼痛又一次抽打他的全身。但维克托的身体已不能动弹。他只是懊丧地想：“他们干吗不等等呢？真是急性子！”想着，想着，就人事不知了。

第 二 章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到医院时已是中午。在值班室他看到塔尼娅。她正坐在长沙发上休息，双手放在膝上，显得疲惫不堪。维克托·加鲁索夫的手术很复杂，差不多花了三个小时。这个手术还没完，又送来一个需要做紧急手术的病人。塔尼娅在手术台旁一直站了六个多小时。回到值班室休息下来，才感到周身疲乏得都要散架了。

塔尼娅看到亚历山大·利沃维奇，站起来迎上去。他们在桌旁坐下，塔尼娅打开维克托的病历，详细汇报了手术情况。

“我等不及你回来了。”她好象在为自己辩解。“这当然很冒险。病人情况很糟……”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仔细看过化验单，紧紧握住塔尼娅的手，激动地说：

“谢谢您，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非常感谢！现在，小鸽子，回家休息吧！您瞧瞧自己的脸色，都不成样子了。去休息吧。今天一切由我来处理。”

塔尼娅听从了他的话。她只需要再去看一下病人。她走进病房。维克托睁着眼睛仰面躺着。他沉睡了好几个小时，刚醒过来。

塔尼娅叫了他一声。他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大概没有认出她来。塔尼娅拿起他的手，诊了诊脉。

“维克托·伊里奇，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就是想睡觉。”

病人声音微弱。很明显，这场病耗尽了他的体力。塔尼娅按了按铃，叫来卢莎，吩咐去取青霉素。

“谢谢您，大夫。”维克托终于认出站在面前的是医生本人。他用几乎听不出的低声说：“您救了我……”

“谢谢您自己吧，”塔尼娅回答说。“您的体质救了您。”

卢莎拿来一支装满青霉素的注射器。覆盖在刀口缝线上的纱布绷带里伸出一根橡皮管。管子的一头插进伤口。塔尼娅通过这根橡皮管灌进青霉素。做完后，她给维克托盖好被子，安慰他说：

“睡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睡了几几乎两昼夜。第三天醒来时，神志已十分清醒。他沉醉在复活的喜悦之中，倾听着走廊上细碎的脚步声和窗外远处的喧闹声。他想到可怕的一切终成往事，激动不已。

傍晚，落日的斜辉把墙壁映成了紫红色。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走进病房。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这次相识一见如故，两人都很高兴。

“您这是怎么搞的，”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一面给维克托作检查，一面关切地说。“这么年轻就来光顾医院啦？……这可不好，说实在，真是不好！这我可无论如何没想到。”

病人的情况相当令人满意。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向值班护士做了几点指示，又对维克托说：

“您知道，维克托·伊里奇，您患的是一种极难对付的阑尾炎。一个外科医生可以活一百年，一百年都只做阑尾手术，也见不到象您这样的病例。在我们医疗实践中这是个极其罕见的病例。你的病可危险啦。”

“我好像已向医生表示了感谢，”维克托模模糊糊想起了和塔尼娅的谈话。“她说要我感谢我的体质。”

“是的，幸而你有这么好的体质。”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肯定了这一点。“它帮您承受住了如此复杂的手术。但这是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救了你。做你这样的手术要求大夫具有特殊的谨慎、灵巧和机敏。”

谈起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全城人都是赞不绝口。他几乎一生没有离开白河市。不止一次有人建议他到大城市工作，他都拒绝了。白河市多少人得到过他的精心治疗。他们感到永生难报。但当他们热情洋溢地感谢这个永不疲倦的同乡时，他只是不好意思地摆摆手，情深意切地说：

“我们都是家人，我们每个人都在尽我们一点小小的本分。一些人供给别人吃喝，一些人供给别人衣服鞋袜，一些人教书，一些人看病。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共同的——就是我们大家！”

当外科主任离开他到另一个病房去后，维克托按了一下铃。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出现在门口。维克托要求卫生员去请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到病房来。

“现在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不在医院，”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告诉他。“她后天星期一才上班。如果您需要别的医生，我可以去找。”

“不用了，不用了，别麻烦了，我还是等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来吧。”

他早上醒来心情愉快，精神饱满。进来给他量体温的护士卢莎也称赞了他。他们都是戏剧小组成员，原来就挺熟。卢莎和文化宫主任瓦连京·普斯托瓦洛夫很要好，维克托跟他也不错。维克托一向不大喜欢卢莎落落寡合的忧郁性格，但今天见到她很高兴。尤其是当卢莎告诉他今天允许和亲友见面时，他简直是欣喜若狂了。

“你的那些朋友们搅得人不得安静，”卢莎说。她那呆板的面孔闪过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他们打不进来电话，就向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告沃龙佐娃的状。今天总算解除禁令了……你父亲母亲要来，当然，还有格里戈里……”

中午时分，父亲和母亲真的来了。他们穿着白罩衣走进病房，手里提着一一些好吃的东西。母亲向维克托俯下身子，痛哭失声。维克托抚摸着她灰白的头发，轻轻推开她，说：

“别哭了，妈妈，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